

寒风

文集

HAN FENG WEN JI

东线

第一卷

● 寒 风

作家出版社

寒风文集

HAN FENG WEN JI

东线

第一卷

● 寒风



作家出版社

生命写就华章

——记作家寒风

(代前言)

康丽雯

仿佛就在昨天，他是那样健硕。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的会议室里，他讲话时总喜欢站起来，在靠窗的那一面走来走去，他言语犀利透彻，又不失幽默机敏……

而今，他那双因患白内障而变得朦胧的眼睛仍深藏着真诚与宽厚，他那微微驼起的脊背，包容着许多、许多……他，如同一本没有打开的书、一段未被叙说的历史……

他，就是寒风。

《易水歌》

寒风原名李运平，家在河北易县。大约在200多年前，雍正皇帝选易县永宁山下一个叫太平峪的地方为陵址。此后连年修筑，建成了规模宏大的西陵。西陵由朝廷派遣满族将士看守，这些守陵人可以携带家眷住在按一定规格建造的营房里。寒风的祖先就是这样的看陵人，负责看守雍正的泰陵。陵墓四周筑有围墙，百姓称之“皇圈子”。民国以后，“皇圈子”里的地被出卖开垦。寒风的父亲成为农民。

易县有燕下都遗址，自古流传荆轲为燕太子丹行刺秦王的故事，那首荆轲在易水河边唱的《易水歌》，也随着滔滔不绝的易水河流传下来。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”寒风自幼在这种“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”的人文环境中生长，形成了刚强、正直的慷慨性格。

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爆发，卢沟桥的枪声激起寒风一腔热血，他年轻的心不能平静。他要奔赴沙场，用自己19岁的生命去抗击日本侵略者，保卫祖国的家园！

恰在这时，寒风的一个远房亲戚从孙连仲部队回家探亲。于是，寒风便决定跟着他去当兵。临行前，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寒风，其意便取自那首《易水歌》，激励自己为民族存亡去慷慨赴死。1937年8月24日，寒风告别家乡父老乡亲，告别家乡山山水水踏上征程……

“我的路艰难曲折。”寒风回忆起50多年前的情景时这样说。

初到部队的寒风跟着他的远房亲戚当医兵。他们先在房山、周口店、娘子关同日本人作战，后来到山西垣曲守黄河，接着又到徐州参加台儿庄战役。以后国民党军节节撤退，一直退到长江边。寒风不甘心这样退下去，便和一个班长开小差到了宜昌的一所医院。那个班长不想打仗了，而寒风却想去山西找共产党。因为在山西时，他曾听到过一些共产党的事情。当时医院里住着庞炳勋部队的一个连长，他知道寒风的心思后，对寒风说，“我可以把你当做我的勤务兵带出医院，带到西安。到了西安，你就自己去找共产党吧。”

几经周折，寒风跟着那个连长到了西安，他报名参加了安吴堡青年训练班。经过一个月的学习，他被分配到西北军杨虎城部第三十八军“血花剧团”。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是共产党员，他的部队从娘子关下来时遇见朱总司令，他向朱总司令要

人，朱总司令便给他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干部。赵寿山将这批干部组成战地服务团放在秘书处，“血花剧团”也在其中。

战地服务团有6匹大骡子，驮的都是马列的书。寒风初读马列就是在这里开始的。后来日寇扫荡中条山，赵寿山把部队带到王屋山打游击。蒋介石说赵寿山赤化，将他调离三十八军，并解散了战地服务团和“血花剧团”。

寒风离开三十八军又去安吴堡青年训练班，可那里已经不再招收学员。经人介绍，寒风找到“决死队”的几个人，他们刚结束秋林集训正要返回敌后。寒风与他们同行到了山西。1939年9月12日寒风参加了山西的决死一纵队，这是薄一波领导的抗日武装。从离开家乡，直到此时，寒风才找到了他真正要找的部队。后来决死一纵队编入一二九师陈赓部队。从此，寒风成为刘邓大军的一名战士。

冲锋陷阵的战士

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，寒风一直在部队做宣传教育工作。每次战斗他都到主攻连队去，和战士们一起行军宿营，冲锋陷阵。

上党战役打长子城时，寒风和突击连一起冲向敌人据守的城墙。那城墙有三丈六尺高，上面布满了枪眼，无数火舌从枪眼里喷射出来，战士们一个个中弹倒下。寒风紧随突击排冲到城墙下，踩着木梯攀上弹如雨下的城墙。和他一起冲上去的是团政委，这个团政委带着厚厚的近视镜，每次打仗都身先士卒。后来寒风把这个政委写进他的长篇小说《上党之战》。

攻坚战，是生命的搏斗，是死亡线上的搏斗。在枪林弹雨下冲锋陷阵，随时都会倒下，随时都会牺牲。这样的经历有过一次，便会永生难忘，而寒风却有过无数次……

1947年陈谢大军强渡黄河挺进豫西，寒风上了第一船。

漆黑的夜晚，天下着雨，黄河大浪滔天。渡河工具是老百姓的平底木船，船头甲板上堆起沙袋，上面架着机枪。岸边山上安着炮，压制对岸敌人的火力。寒风和战士们站在甲板上，巨浪打来，木船就像散了架。他们冒着炮火、躲过暗礁，向敌人据守的河岸冲击，为后续部队开辟了道路。

渡江战役，寒风又上了第一船。

长江水阔流急。部队先攻占江心小岛八宝洲作为依托阵地，然后选出第一船的勇士。小岛被汹涌的波涛紧紧包围着，巨大的江豚随浪翻滚，气势骇人。寒风不会水，但他不假思索，便上了第一船，这时他是新华社驻四兵团的记者。

信号弹升上天空，渡江作战开始了。又是夜晚，天下着雨。抬眼望去，眼前是黑黢黢的波峰浪谷。炮弹落在江中，水柱冲天而起又急剧落下。一切都在水中淹没着。他们的船冲过水柱，劈开波涛，向对岸冲去，在接近马当要塞时，敌人发觉了，开始用机枪扫射。疯狂的子弹打在船上，打在风帆上，打在红旗上……梢公们拚命摇橹，勇士们在甲板上还击。近了，又近了，马当要塞就在眼前了！一个勇士倒下去，又一个勇士倒下去……勇士们在接近对岸、接近胜利的同时，也是在接近牺牲、接近死亡。终于，勇士们冲上江岸，冲上要塞。敌人失魂丧胆，落魄而逃。

光荣总是属于勇敢者的。1949年6月20日，寒风荣获渡江南征特等功勋章。

接下来是向全国进军，大追击、大迂回、大穿插、大包围。国民党军一溃千里。解放军的口号是“追上敌人就是胜利”。战士们每天都在赶路，每天都在奔跑，昼夜行军，争分夺秒。敌人成群地投降，有时一群国民党军看见一名解放军战士，就立即举手投降。战士们没有时间休息，没有时间吃饭，一连几天没有打开的背包被汗水和雨水浸得发了霉。寒风依然

在这支队伍中，在解放全中国的大进军中，他的脚步向前，再向前。

为了牺牲的英雄们

他是一个战士，然而，是什么力量激励他一直写下去的？是什么使他走上创作道路的？

“是战争中牺牲的人。他们是我的朋友，战友，还有许多我不认识，叫不出名字的烈士。”寒风坐在藤椅上，两肘拄着扶手，身子向前倾，讲述着感人的故事……

“我有一个朋友，叫尹秀文，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。那是和阎锡山的一个团作战，那个团很硬，盘踞着一个坚固的城堡。我们都知道这次战斗将付出巨大代价。战斗前，我跑去看他，他正在开战前会议。他告诉我他们连是突击连，他刚刚被批准入党。我为他激动，紧紧握着他的手，我们都知道突击连意味着什么，火线入党又意味着什么。我告诉他我是后勤，负责动员棺材。

“傍晚，太阳下山了，留下满天的云霞。我和他坐在土坡上，谁也不说话，默默地握着树棍儿。天渐渐暗了，离战斗开始的时间越来越近，我们仍沉默着，面前是一大片折断的树棍儿。就这样，直到分手我们也没有说一句话。

“战斗开始了，无数的手榴弹、炸药包飞向敌人的城堡，黑夜中敌人的城堡就像一个烧红的火炉子。不一会儿，就有尸体被送下来了。我为这些牺牲的战士整理衣帽，送下去掩埋。已经有 100 多人了，许多是熟悉的面孔。有人说前面还有许多牺牲的战士，我冲上前去，一眼就看见了他。他牺牲了，光着两只脚躺在地上，被战火蹂躏的军帽盖在脸上，手里还攥着手榴弹。猛然间，一股热血从我胸中冲涌上来，直从鼻子里流出。我顾不得身边枪弹如雨，蹲下身子去擦拭朋友脸上的血

迹，为他整好衣服戴正军帽。

“战斗结束了，我带领石匠为牺牲的战士和朋友刻下石碑。第二天夜里，我梦见他，看不清他的脸，只看见他打着绑腿的腿，手脚冰凉、冰凉……醒来后，我下定决心，只要不死，就一定把这些人和事写下来。要用自己的笔记下这些牺牲的勇士。”

1949年，人民解放军大进军的步伐汹涌澎湃。战将陈赓麾下的第四兵团如疾风暴雨横扫残敌。一天，部队到了贵州安龙，新华社社长对随军记者们说，进城后，我们要办报纸，你们有什么素材尽量写吧。于是，在安龙的一座小楼里，寒风趴在铺板上，开始了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写作。虽然在此之前，他已写过无数篇通讯，但在寒风看来，只有这一次才是真正的写作。

仅用了一周的时间，寒风完成了短篇小说《党和生命》。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尹青春的机枪手。他身患疟疾，依然坚持战斗。他拖着极度虚弱的身体在崇山峻岭中奔袭，在大雨泥泞中冲锋，他一次次昏死过去，又一次次挣扎爬起，只要一醒过来，他就继续战斗，继续向前，他把党看作生命，而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。他年轻的生命里，只有一个力量支配着他，那就是党的力量。五天五夜的追击围歼，白崇禧的部队被消灭了，广西战役胜利结束了。尹青春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——入党了！寒风把这个英勇顽强的战士写得那样真切、那样感人，因为那里面融会有无数英勇献身的烈士的鲜血，融会有在战场上倒下去的他的朋友的身影，更融会有他自己对党的深切的热爱。

部队刚进云南，《云南日报》整版刊登了寒风的小小说《党和生命》。小说一经发表便引起各界注意。当时，部队正取得大规模胜利，在大陆上的最后战斗即将结束，于是，居功骄傲

的苗头也随之在一些指战员身上滋生出来，而《党和生命》恰恰针对部队中出现的这个问题塑造了一个以党为生命的英雄形象。小说发表之后，仅在重庆就印了 24 版，后来还被译成英文、俄文出版。这时，西南军区文化部长陈斐琴看中了寒风，将他调入西南军区文化部创作组。于是，寒风的创作生涯从此开始了。

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寒风每时每刻都没有忘记他在战场上立下的誓言：用自己的笔记下战争中死去的和活着的英雄们。他经历了艰苦卓绝、惊心动魄的战争年代。战火硝烟之中，他曾看见英勇牺牲的战士；他曾看见年轻的体温还未消去的身躯躺在血泊中；他也曾看见在千军万马前挥师前进的陈赓将军、邓小平政委、刘伯承司令员……他熟悉他们的每一个身影，他相信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战争，他要用自己的笔记下这战争的脚步，记下这战争中伟大的英雄。

心中只装着希望

《东线》，描写抗美援朝东线战场的长篇小说，40 万字，写于 1952 年；

《雪乡》，充满浪漫色彩的长篇叙事诗，讲述西藏平叛时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，于 1978 年出版；

《淮海大战》，长篇小说，23 万字，一次发行就达 43 万册，写于 1979 年；

《上党之战》，长篇小说，近 17 万字，写于 1981 年；

《中原夺鹿》，长篇小说，22 万字，描写刘邓大军一举突破蒋介石黄河防线，发起鲁西南战役，千里跃进大别山，揭开战略反攻序幕的伟大壮举，写于 1983 年；

《战将陈赓》，长篇小说，近 19 万字，写于 1984 年；

《邯郸之战》，长篇小说，近 9 万字，写于 1985 年。

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，在寒风的创作年表上，自1952年出版长篇小说《东线》之后，直到1978年才又有《雪乡》出版。从1952年到1978年，他竟没有作品问世，而这段时间正是他创作的旺盛阶段。那部长篇小说《东线》是1952年3月去朝鲜，在朝鲜构思，7月回国，10月就完成初稿的。如果按这样的速度，他该有多少作品完成啊！

“是政治原因，那时运动太多。”1956年反胡风，1957年反右，后来又是四清、“文化大革命”。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，寒风无法写他想写的作品。而且1957年反右，他又被定为中右，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，下放云南。20多年光阴如水，无痕无迹……可是，每当谈到这段被耽误的时光，他语气却出奇的平静，如同没有风的湖面。

寒风似乎从来就不抱怨什么。无论何时，他心中只存留希望。只存留初衷。

寒风下放云南后，主动要求去西藏边防。按说，带处分的人是不能去边防线的，但是他去了，他要接近生活。他和边防分队一起巡逻。夏季即将过去，分队长再三催促他离去，因为一过8月25日，大雪就封山了。但寒风不肯走。

寒风留了下来，相信生活会给他带来启示。一天早上，边防分队发现了一个藏族姑娘，她是被叛匪劫出边境，又拚死逃回来的。她背着一个背篓，里面整整齐齐地摆着她的所有家当，甚至在鞋子里面也塞了东西。她任凭连长检查，脸上总是带着微笑，相信解放军是亲人。连长和指导员给她端来热腾腾的饭菜。寒风开始询问姑娘，问她如何被匪徒劫走，又如何逃回来。

姑娘的身世打开了他创作的闸门，带着最初的冲动，他沿着达赖出逃的道路回到拉萨。返回内地的途中，寒风和诗人张永枚坐在一辆汽车上，诗人说他要写一部小说，而寒风说他要

写一部长诗。在颠簸的汽车上，望着远处黄昏中的高原古城，一部长诗的构思很快就在心中形成了。然而，当时他却没能写出来，而且一拖就是十几年。

从西藏回来后，寒风被调到解放军文艺社。报到的那天，领导问他：“你想写东西吗？”

“我想写。”寒风答。

“还是先工作吧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

寒风明白领导的意思，他还背着处分，他得努力工作争取取消处分，而不是搞个人创作。创作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了。他每天清晨5点出发，从礼士路的家走到北海边的单位。他选择这样的方式去上班，为的是在这段长长的路途中思考要写的东西。于是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他踏着晨曦，吟出一句又一句激情荡漾的诗句。

那真是一段紧张而繁忙的日子！白天，他要审看小说稿件，帮助作者修改作品直到发表；要看清样、要校对。晚上，他才能把留在心中的诗句写在稿纸上。就这样，他用去了“数不尽的夜晚和黎明”，终于完成了一万余行的长篇叙事诗《雪乡》的初稿。长诗1962年完成初稿，1978年出版，其间搁置了16年，他不得不因在各种运动中被人教育或教育人而将长诗放置一旁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她终于问世了，这是一朵开放的“雪莲”：

叶金山带队登上曲德俄高峰，
新的天地展现在战士眼前。
真不愧是名冠宇宙的喜马拉雅，
像百万玉龙在碧空盘旋。
是谁撒下这晶石般无数的湖泊，
是谁铺开这广阔无边的草原。
花团锦簇五彩缤纷，

像锦被盖在雪山和湖岸中间。
人间可有这样的精工巧匠？
用彩丝金缕织成壮丽而妩媚的河山！

.....

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寒风带来创作的春天。这时他已60岁，疾病逐渐缠身。他知道只有勤奋、争分夺秒才能找回失去的时间和流失的生命。他百倍精神地投入创作。首先完成了长篇小说《淮海大战》，但在赶着抄写时，他的右腿得了血栓。经一年治疗，病情基本好转，他又继续写作，连续完成《上党之战》、《中原夺鹿》两部长篇小说。这时，他的右眼患血管阻塞、视神经萎缩，只剩下一只左眼，而这只左眼又有白内障。医生为他检查时说：“你这只眼睛光已经打不进去了。”寒风却不无风趣地说：“可我还能看得出来。”

他是一名战士，带着一身伤残顽强战斗。他用一只患白内障的眼睛，又完成了《战将陈赓》和《邯郸之战》两部长篇小说。写《战将陈赓》时，他将65万字的初稿全部作废、焚烧，又重新结构完成。写《邯郸之战》，他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，一天一万字的速度。书稿终于完成了，刚刚交给出版社，他就得了脑血栓。

“我再也不能写作了。”他说，言语依然那样平静。但从他的目光中看到是深深的遗憾。他还有许多要写的东西，他不得不以最大的力量去平息心中激荡的创作欲望。此时，他的平静如同雪山下辽阔的草原，那是他长诗中描写的情景：“草原啊！你恬静的外貌，却将无尽的激情深深地隐藏……”

浓浓的气息

阅读寒风的作品，打开每一部长篇，都会感到扑面而来的强烈气息。那是一种有着坚实生活基础的、实实在在的气息，

战争实感通篇充溢，战争中的人物生动逼真。他的《战将陈赓》、《上党之战》、《中原夺鹿》、《淮海大战》、《邯郸之战》五部长篇组成了解放战争中第二野战军史诗般的长卷。在当今众多描写战争的文学创作中，回看寒风的作品，都属上乘之作。他的《淮海大战》送到老朋友顾工家里，被顾工的儿子看到，竟也废寝忘食地读起来。为此，顾工写信告诉寒风：儿虽朦胧，但颇好战。

寒风写小说，生活是他灵感的源泉。无论行军还是打仗，他都尽力搜集材料，并抓紧时间记录下来。他总是带着一个小本子，平时用线绳拴起来挂在脖子上以防丢失，只要一有空，他就记日记。渡江战役时，人人都累极了，一躺下叫都叫不醒。这样疲惫他也没有放弃记日记。这成为他日后创作的基石。

无论顺境还是逆境，他时刻都在为写作做准备。解放洛阳之前部队开展三查三整，他突然成了审查对象。原因是康生说他们这支部队有六个“托派”，寒风成为怀疑对象，被关了98天。这98天他永生难忘，对他以后的创作大有裨益。

在禁闭队里还关着一些犯错误的战士，他们要写检查提高觉悟。寒风和他们谈话，了解他们所犯的错误，帮助他们写检查。在他的帮助下，犯错误的战士一个个离开了禁闭队。98天里，他给80多个战士写了检查。这些战士都和寒风结下深厚友谊，时常会有人在夜里偷偷跑来敲敲后窗，给寒风塞进一盒香烟或是一盒火柴。

关禁闭的人不能参加战斗，只能在行军时当脚伕。对此境遇，寒风不无风趣地说：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，我现在是扛柴背锅之士。诙谐之中透着豁达。豫东战役之前，师政委廖冠贤极力将他保出来，说：“寒风每次打仗都冲在前面，他绝不是坏人。”

他的夫人最理解他，也最支持他。她说：“寒风总是要去最基层、最接近生活的地方，打仗总是要去最前线、最危险的地方。他不愿意浮在生活之上，而愿意沉在生活之中。无论在哪儿，他都能很快和工人、农民、战士交上朋友。只要和群众在一起，他就如鱼得水。”

寒风有许多朋友。他与人交往是朋友与朋友的交往，而不是与采访对象的交往，所以他能够得到最宝贵的东西、最真实的东西，就像掌握了神话传说中的咒语一样，他总能打开紧紧关闭的宝库大门。

现在，他已不能再拿笔了。可是，他又何曾停止过生命的冲击，他的血脉一直在奔涌，他的激情一直在跳荡。

第一卷

东 线

—

地图展开：蓝色的北汉江；弯弯曲曲的像条鲜亮的丝带，从高山里迤迤南下，经过淮阳郡城，经过白岩山东麓，在桦川南向西拐去，直奔汉城。在它的东岸，盘结着浓密的发黑的大白山脉主峰金刚山，群峰耸峙，屹立在朝鲜半岛东部，形成一个隆起的脊背。一条狭窄的三级公路，宛如灰色的细线，穿行在金刚山和北汉江之间的山区里。在这里就看到那吸引人们全部精力，牵连人类心弦的东西——战线。战线像狼牙锯齿，切断山脉、河流、公路，斜斜地劈进“三八线”北面来。在构成这战线的无数个高地上，被参谋部人员几次的涂改着，表明这上面发生过激烈的争夺战。战线就是这样进进退退地向北推进着。

这就是一九五一年秋季，朝鲜战场东线的形势。

团长尚志英和政治委员翟子毅俯身在地图上，专心地注视着。从云层泻出来的阳光，穿过密密层层枝叶，射进帐篷里，衬出尚志英坚实的额头，紧皱着的眉头，把头埋在厚大的手掌里，盯住整个夏季来敌我反复争夺的一些高地上面：项岭、古隍岭、杜峰里、黑云吐岭、古方山里、伤心岭……他这样呆着足有十几分钟，然后他动手测量从“三八线”到现在的战线，再测量从现在战线到元山的距离，计算这些日子敌人在东线向北推进的里程。测量完毕，轻轻地用手指弹了几下，向着政治委员安静的面孔上看了一眼说：

“看来我们要在这一线迎接他们了……”

在尚志英弹的地方，出现了白石山、文登里、加七峰连绵不断的山脉。那条灰线一样的公路就在这里，从麟蹄、杨口，向北爬进来，穿过鱼隐山和智慧山的衔接部，又远远地伸向末辉里、淮阳、元山。表示敌人进展的蓝色箭头，正指向这条路上。

政治委员搔搔鬓角，移动了一下姿势，表示同意团长的估计，一方面是事实发展到了这一步，另一方面是争取在这里阻住敌人。显然，他并没有静静地坐在这里，而是时刻想着这紧迫眉睫的严重形势。美国企图保持紧张的国际局势，它好单独和日本签订和约，重新把日本武装起来；利用这种紧张的局面，迫使它的国会通过庞大的军事预算，扩充军备，武装仆从国，实行侵略世界的计划。朝鲜停战，会松弛了北大西洋集团的备战。范佛里特大喊大叫：“要战争，不要和平。”利用谈判的机会，敌人集中了精锐兵力，大量的战斗器材，向东线展开猛烈的进攻。他们叫喊着给和平谈判施展压力，想迫使我方接受他们的条件，把军事分界线划到我军阵地里来。可是话是这样说，如果敌人突进来，那就不单是为了给和平谈判施展压力，他们会把我们丢开，将战争推向鸭绿江边，这是决定的关键。他带着嘲讽的微笑，一字一板地说：

“这对我们是一个严重的问题。很明显，这关系着和平谈判，关系着整个战争的局势。现在全世界都把眼睛瞧着我们，在这里画了一个问号。”他抽出一支烟，燃着，用力丢掉火柴说：“这就是那决定的问题：是和平，还是战争！”

尚志英摊开双手，作了一个一切都了然的姿势，耸耸肩膀，推开地图，他们俩同时立起，走出帐篷。这时才看出他两个的身段，都是魁伟高大，尚志英是身子粗壮，胸膛宽阔，黑红的脸，眼里充满了刚强和自信，好像他浑身都包裹着力量，